

#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全球经济增长及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王 佳 杨镇瑀 刘志芳

(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 100039)

[摘 要] 新冠肺炎的持续蔓延引发了民众对世界经济的广泛关注与担忧。本文对近四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暂时的。其次,本文阐述疫情背景下各国政府实施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剖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再次,本文联系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外部失衡理论,对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进一步思考。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要加强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坚持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促进经济逐步复苏和稳健发展。

[关键词] 新冠肺炎;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2021)05-0003-05

DOI: 10.16162/j.issn.1672-3473.2021.05.001

##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冲击了全球经济。2020年,世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疫情同时冲击了全球经济的需求端和供给端,多国采取了封闭和隔离措施,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直接冲击了服务业、旅游业、餐饮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国际贸易和交通运输的停摆,原材料供给收缩和产业链受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供给。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4.8%,欧盟经济增长率为-2.6%,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8%。2020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长率为-4.9%。其中发达经济体-8.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3.0%。同时,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1%,为全球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2020年,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困境,复苏增长,是学者们广泛关注和担忧的热点话题。

纵观历史,几次“疫情大流行”都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为了应对不利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来看,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实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需求;当经济受到冲击时,政府将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拉动需求,稳定和支持经济增长。自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 二、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增长

### (一) 突发事件与世界经济增长回顾性分析

近年来,世界历经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收稿日期] 2021-06-21

[基金项目] 国家开放大学2018年度重点课题“国家开放大学金融类专业设置优化研究”,项目编号:G18A0003Z;2020年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职业教育、比较优势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项目编号:2020A0083。

[作者简介] 王 佳(1985-),女,国家开放大学,讲师;杨镇瑀(1988-),男,国家开放大学,讲师;刘志芳(1979-),女,国家开放大学,教授。

和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为了缓解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复苏和增长,各国纷纷出台了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对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控制汇率暴跌的局面,多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动用外汇储备稳定汇率。为防止财政大幅度恶化,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要求压缩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需要说明的是,在 1998 年 8 月后,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由紧缩转向扩张,以摆脱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及量化宽松等一系列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欧元区实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用长期再融资操作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中国实施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多项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缓解了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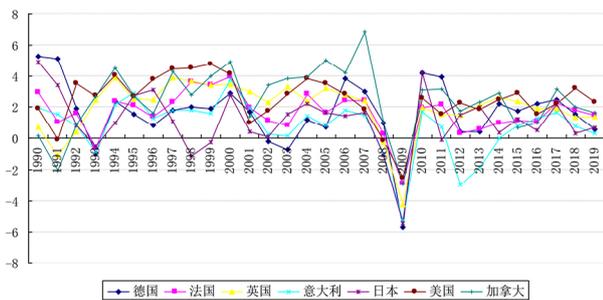


图1 1990-2019年G7国家GDP增长率(单位:%)

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1显示了1990年-2019年,G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发现,首先在大多数年份里,G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为正值。在个别年份里,例如1991年的加拿大和英国、1993年的意大利、2003年的德国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世界经济保持着增长的基本面。其次,从2007年到2010年期间,G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呈现“V”型趋势,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等外生性因素对G7国家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在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控后,G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反弹。最后,2008年之后,G7国家经济增长逐步调整和复苏。2019年G7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1.20%,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33%,领先于G7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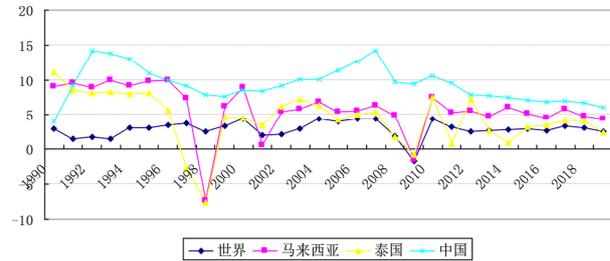


图2 1990-2019年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和世界GDP增长率(单位:%)

图2显示了1990年-2019年,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和世界GDP增长率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可以发现,首先在30年的时间长度里,除了2009年以外,世界经济均保持着正向水平,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2.83%。2008年到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V”型走势。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稳定,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4%以上。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经济的表现牵动着全球。再次,1996年到1998年,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多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sup>[1]</sup>总体而言,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对亚洲代表性国家的影响是暂时的,经过短暂的调整,世界经济呈现“V”型复苏趋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 (二) 新冠肺炎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多国实施隔离防控措施,限制人员大规模流动,取消非必要的社会活动,学校停课,鼓励远程办公。202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受挫,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例,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2020年4月失业率上升为14.7%,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名义GDP高达5.26万亿美元,环比年化下降4.8%;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2%,同比实际下降1.6%,为近二十余年来的最低值;根据法国国际统计与研究所发布数据,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5.8%,为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德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环比下降2.2%,为近十年来的最大降幅;根据加拿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加拿大GDP约为4049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剔除物价因素后,同比实

际下降了1.3%;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数据,剔除物价变动因素,2020年第一季度GDP环比下降0.9%,折合年增长率下降3.4%。其中受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影响,国际贸易项目中的出口额下降6%。新兴经济体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例,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6.8%,是自1982年有历史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由于中国的疫情主要发生在第一季度,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国家的疫情主要发生在第二季度,鉴于此,在第一季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保持缓慢增长或小幅下降,印度经济增长率同比上升3.1%,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1.6%,巴西和南非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0.3%和0.1%。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低迷,多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时,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依然处于艰难复苏进程中,随着各国严格措施的落实,民众防控意识的增强,疫情在各国得到了有效控制,防控常态化成为多国民众的共识。从5月份起,多国适当调整放松了政策。欧美、南非、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逐步复工复产。中国也迈向复工复产的步伐。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未来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特别是前期压抑一些经济活动会逐步释放出来,经济增长会缓慢复苏,回升改善,保持持续向好势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或将呈现“U”型曲线,世界经济或将缓慢复苏。

### 三、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

#### (一)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短暂而强烈,同时冲击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由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未来的走向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从需求面和供给面来分析。从需求面来看,疫情从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方面对世界经济形成冲击。在消费方面,为了控制疫情的扩散,多国采取限制人员流动和交通运输的方式,人们对短期购物、旅游、餐饮、娱乐等消费需求骤减。从投资来看,为减少人员集聚,多国的工程项目处于停滞状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在疫情阴影下,企业投资的信息也受到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或将高达40%。从进出口方面来看,疫情发生后,由于复工推迟、物流滞后、订单交付延误等问题,进出口压力加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环比下降3%,预计第二季度降幅将进一步扩大。从供给面来看,疫情对总供给产生了冲击。由于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物流、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干扰,服务业和工业增加值大幅度下降,许多企业停工减产,减少了社会总供给。

#### (二) 疫情背景下各国的财政政策

在面对危机时,各国政府主要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sup>[2]</sup>理论上货币政策具有较长的时滞性,在拉动经济时,财政政策更具有可控性和精准性。鉴于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疫情危机、对冲负面影响的必要措施。

疫情发生后,多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2020年3月份,G20国家启动了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财政部推出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减税、支持小微企业、航空企业以及相关产业。欧盟委员会为疫情提供370亿欧元的资助,欧盟预算保证为中小企业提供80亿欧元的流动性。英国财政部实施300亿英镑的财政刺激方案,主要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为抗疫提供公共服务,为小型企业免除部分税务以及其他额外的刺激措施。法国、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减税、延期缴纳社会保险、为资金紧张的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等措施,缓解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巴西启动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注入293亿美元,用以防控直接支出、补贴困难人员和企业保持就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各国政府实施了约8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财政赤字额占GDP的比例将从去年的3.7%上升至9.9%;全球公债占GDP比例将上升至96%以上,其中,发达国家的数值约为122.4%。

总体而言,各国主要实施财政直接投入、减免税收以及发行国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支出端精准发力,针对特定的个人、企业给予财政支持。中国还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充分发挥专项债券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 (三) 疫情背景下各国的货币政策

财政和中央银行都是党和国家的“钱袋子”,其职能和筹集资金的手段不同,相互补充和支持。<sup>[3]</sup>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措施。自疫情发生以来,各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和措施维持稳定的货币环境,支持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增长。

多数国家采取“降息+量化宽松”等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降息潮”。在2月份,中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宣布降息,以缓解疫情对本国旅游、产业链、制造业的不利影响。3月份后,疫情在欧美和全球持续蔓延。美联储在3月份两次宣布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0.25%。欧盟、韩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宣布降息,下调基准利率,以期助力经济复苏和增长。根据统计,2020上半年各国央行的降息次数已达200余次,超过2019年全年的降息次数。

需要说明的是,在各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具有精准性。2月份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央行货币政策主要是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裕,重点支持疫情防控。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经营活动逐渐恢复,货币政策的目标转向支持企业复工复产。<sup>[4]</sup> 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中国采取“逆回购+MLF”操作对冲经济短期波动,释放流动性。其中下调MLF利率,体现了中国政府倾向于帮助三农和小微贷款的目标。中国政府实施适时适度,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2020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7.1万亿元,同比多增1.29万亿元,有效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企业复工复产。此外,中国政府还增加再贴现再贷款专项,下调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有助于精准引导资金更好地流向三农经济、小微企业。在疫情背景下,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必要措施。

### 四、疫情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思考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期缓解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措施包括:为工人提供收入补助、

为患新冠肺炎或疑似隔离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为重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延期缴纳税收、延迟债务偿付等。<sup>[5]</sup> 从具体措施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依然是各国调控宏观经济,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措施。鉴于此,有必要对疫情之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进一步思考。

首先,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例如增加公共支出、减少税收等措施,刺激总需求。但是在IS-LM模型中,当投资需求利率系数无限大时,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完全的“挤出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不会改变总产出。鉴于此,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充分考虑避免“挤出效应”。一些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和减税的财政乘数效应并不相同。当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大,减税的“挤出效应”较小。鉴于此,中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时,可以适当加大税收政策的减免力度。减税政策可能并不能对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税收优惠,缓解企业短期融资问题,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财政部门持续发力,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促使中国经济不断缓解,应对冲击和逐步恢复。

其次,在凯恩斯理论中,有效需求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在萨伊定律中,供给会创造需求。与以往的危机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个方面冲击中国经济。从需求端来看,一段时间里,限制人员流动,限制非必要商业活动等措施降低了居民消费的需求,但是远程办公和网络消费等生活方式也将激发一些新兴领域的需求增长;从供给端来看,企业停工停产,收缩了社会总供给。此外,各国应对疫情采取的封闭措施影响了国际物流和跨国供应链,进而影响跨国贸易企业的原材料的供给,对总供给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中国需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在供给端,需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投放,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在需求方面,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引导居民向特定行业倾斜,刺激社会总需求。加码传统基建项目,增加5G通信网络建设、数字化建设、云计算等科技产业链的“新基建”项目等,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最后,在保证经济稳步复苏的前提下,要兼顾适度的“外部失衡”。“外部失衡”是贸易账户或经常账户失衡,政府财政结余数一国经常账户的直接组成部分。<sup>[6]</sup>双赤字理论认为提高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也会提高经常账户赤字。疫情之下,多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公共部门债务扩张,财政赤字率上升。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额为9833亿美元,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202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额会继续增加。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经常账户基本保持顺差状态,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额为1413亿美元。从外部失衡角度来看,中国的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鉴于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时要进一步关注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时,各国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面对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sup>[7]</sup>

## 五、总结与评述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也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本文回顾世界经济增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等事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强烈的,但是,经过短暂的调整,世界经济呈现“V”型复苏趋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会缓慢增长,保持在稳定的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对世界经济产生“双冲击”。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各国政府主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加精准,直达三农

和中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进一步思考。鉴于本文分析,一国在实施财政政策对冲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时,要考虑“挤出效应”。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时,可以适当加大税收政策的减免力度。各国需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此外,在保证经济稳步复苏的前提下,各国要兼顾适度的“外部失衡”,保持经常账户失衡在合理的区间内。鉴于本文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在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下,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后疫情时代,各国要加强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中国要坚持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克服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逐步复苏和稳健发展。

### [参考文献]

- [1]王德春. 东南亚各国缓解金融危机的对策[J]. 宏观经济管理, 1998(3).
- [2]林毅夫.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及中国的应对[J]. 宁波经济, 2020(6): 10-11.
- [3]央行课题组. 财政政策凌驾于央行之上,就会出现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J]. 中国金融, 2020(5): 13-15.
- [4]管涛. 中国央行领跑全球疫情应对[J]. 中国外汇, 2020(7).
- [5]杨盼盼. 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都做了什么? [J]. 财经, 2020(4): 5-7.
- [6]宗良,梁宸,郭天涛.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走向何方[J]. 武汉金融, 2020(6): 11-16.
- [7]Gourinchas, Pierre-Olivier Rey, Helene. External Adjustment, Global Imbalances, Valuation Effects[J].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4): 585-645.

[责任编辑:吴佩]